

七日談

(香港篇)

清明要「清」「明」

何志平

我第一次清明掃墓，是在五歲。

那一年，祖母安排了姨婆、姑姑等一群人，帶着懂懂的我，到新界粉嶺和合石重找及拜祭十一叔的墓。十一叔一九三九年出生，是祖父的第十一個孩子。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日軍空襲香港的第三天，兩歲的十一叔發高燒，危險至極，然而夜裏全港宵禁，當年十七歲的父親冒着槍險潛行到街尾，強拉大夫到家裏給幼弟治病，卻仍為時已晚，在響徹整晚的空襲警報下，十一叔還是去了。戰後多年，家人們才知道他被葬在和合石大墓地。姑姑撫摸着小小的墓碑，輕聲哀嘆。我看不懂姑姑眼中的悲戚，以及回到家中祖母及全家憂鬱的氣氛。後來，姑姑出國了，和合石也被徵用發展了，十一叔漸漸在我們的記憶中模糊。

第二次聽到清明，是在六十年代初，我剛上中學。六十多歲的祖父叮囑他弟弟返回中山石岐，把曾祖父的骨殖遷移到香港西貢山墳。之後每年春秋二祭，祖父帶領着姑姑表親一行十多人，浩浩蕩蕩地清晨從家出發，先乘車到蠔涌關卡，再下車步行兩個小時至西貢墓地。彼時西貢尚被英軍看守，車輛禁止出入。我們拿着香燭祭品，合掃墓前雜草，拜祭如儀，句多鐘後大家趁暮色未掩時趕快回家。我未曾見過曾祖父，對他的印象，完全源自祖父和家人的諸多回憶。我上墳掃墓，拜祭的是自家宗族人際的感情與族親之間血脈相連的那份印跡。祖父去世後，我再沒有去過那遙遠的地方。

到了七十年代，祖父母已相繼去世，合葬於香港薄扶林的墓園。父親每年未到清明節，便敦促我同弟弟前去掃墓。我與弟弟皆在祖父

母膝下長大，感情很深。我們在祖父母墓前同父親絮叨着曾經的日常，感覺他們音容猶在，好似從未離去。二〇一七年，九十三歲的父親離世。遵他遺願，葬回老家順德的墓園。親朋好友在甲唁廳內，向父親遺像三鞠躬告別，又向家屬致禮慰問。女兒悄聲在旁問：「這些都是爺爺的朋友嗎？」我摸摸她的頭，「不盡是，他們多是我和你叔叔的友好」。的確，他們大多數都不認識父親，前來拜祭無非是因着同我與弟弟之間的友好情誼。友好們向先父行禮，其實是對在生後人的問候關懷，是本着友好情懷而為好朋友分丁憂。

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的肆虐爆發，我好幾年沒能去掃墓。二〇二三年全面復常後，我終得以在春天攜弟帶女去祖父的墓園了。女兒行禮完畢，突然問起，「您的爺爺嫗嫗，是怎樣的人？」我怔愣住。我從來以為祭祀掃墓是子孫後代天經地義之事，但在女兒問題中卻顯得並非那麼理所當然。我致敬素未謀面的曾祖父，是因愛我的祖父對他父親的深切懷念，我尊敬祖父，所以更尊敬他敬愛的人。同樣，女兒為曾祖父掃墓，也源於她的父親對他祖父的深厚感情。一切就這樣由於直系血脈基因的傳承，自然而然地貫穿連接。我哽咽着向女兒訴說起她曾祖父的瑣碎往事。

去年秋日，我在武當山參加一道教論壇。一位道友說起他對香港記憶尤深的一幕，是看到跑馬地天主教墳場大門口矗立的對聯，「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感悟良深。我笑說，很多朋友都笑言，在晴空下舉目四望，香港一邊車水馬龍、人潮湧動，一邊無

數墓碑依次而立，反射着絲絲光芒，生與死咫尺之間。那時心中只覺我們與他們其實生活在同樣的空間裏，不過是經歷着不同的時間界面而已，好像更應是「今夕汝軀歸故土，他朝吾體也相同」。眾人唏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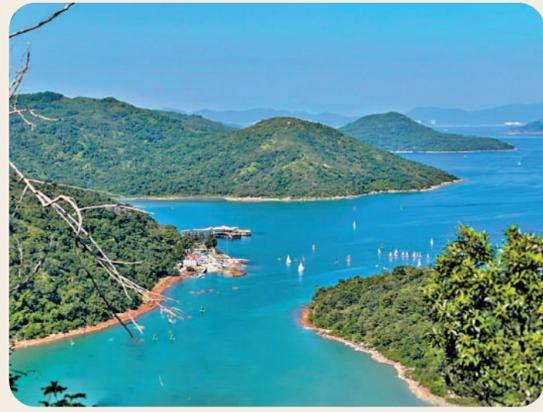
是夜晚間，月光皎潔，天空如洗，我踱出房間立在石階上，翹首四望，月色晶明，四百多年的木瓜古樹枝繁葉茂，天地一片肅穆，我忽然頓有所悟，觸到生死，窺到永恆，愧於自我的渺小，悟到古樹因為根深深厚存活迄今，在我們看不見的地下，根系廣泛延伸，汲取着大地養分。而人之所以為人，更因有這無相之根，便是前人祖上，是人來之處，是人存在的源頭。親人離世，留下的不僅是悲傷，還有諸多未盡的心願與未說的話語。所謂「因我禮汝」，心裏沒祖先，祭的便不是祖，敬的也不

是先。我們向先人行禮，其實是跟生人心中的「真我」重新聯上和確認。

然而，我們今天懷念的人和事，又能遺傳幾世代？千世功，萬世名，怎可謀怎可尋怎可求？人生，應似飛鴻踏雪泥。猶如黛玉葬花，「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可能下次你路過，人間已無我。明日若我已不在，誰來葬誰又在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昨天已成過去，明天總是在未來的明天，過好今天就是明天，實實在在過好每一天就是過好一生。只有跳出自我凡軀俗骨，我將無我，融入大我，方是無畏無懼無敵。清明祭祀，何嘗不是我們在人生大問題前的一次內觀審視和大洗滌，讓生死離合的相遇有了歸期和對話。我們低頭追思故人，思考存在的究竟；我們抬頭望着前路，才可心清神明，天地一片清明！

人生如逆旅，你我亦是行人。總有些路，我們走着走着就散了；還有些人，我們念着念着就淡了。可是，朝陽依舊冉冉升起，遠方小童在嬉笑間依然朗朗吟誦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今年清明節，又起風了！



西貢郊野公園。

大熊貓雙胞胎：夢好夢甜



柏林漫言
余逾

今年三月是難得的暖春，柏林氣溫一度飆升到攝氏二十度。這個初春周末，柏林動物園迎來了比往日多一倍的遊客。被擠得水洩不通的，當然是大熊貓館。

在柏林懷孕的大熊貓夢夢連着兩次都誕下了雙胞胎，上一次是二〇一九年夢夢生下兩隻雄性寶寶。超萌的大熊貓寶寶造成轟動，從沒見過大熊貓幼崽的德國人，甚至歐洲其他國家的人，都專程前來看這對雙胞胎。二〇二三年牠們回國前，好多柏林人依依不捨，紛紛前去動物園告別。

讓柏林人驚喜的是，去年八月，大熊貓夢夢再次誕下一對雌性雙胞胎。兩個寶寶分別叫夢好和夢甜。牠們還有兩個德語昵稱，叫「萊妮Leni」和「洛蒂Lotti」，以紀念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和夏洛滕堡轄區（Charlottenburg）。

自從今年初雙胞胎大熊貓寶寶夢好和夢甜開始每日公開「亮相」，大家去柏林動物園多先奔向大熊貓館。可能是因為大熊貓寶寶尚幼小，再加上冬天室外溫度還較低，大熊貓館立牌告示：每天下午一點半到兩點是大熊貓寶寶室外活動的時間，大家在這一期間能看到的在室外「遊樂場」玩耍的牠們。但其他時間，園方會讓大熊貓寶寶自由選擇想在室外還是在室內。

最近氣溫猛烈回升，初春的暖陽讓兩隻大熊貓寶寶願意一直待在室外，這讓遊客們大飽眼福。特別是活潑好動的夢甜，一刻不停地在遊樂場裏翻上翻下，時而打滾兒賣萌，逗得圍觀的人



▲柏林動物園大熊貓雙胞胎夢好和夢甜。

們忍俊不禁。夢好則安靜許多，大部分時間都趴在木頭平台上曬太陽睡覺，只有夢甜爬牠身上來捉弄牠時，牠才翻個身爬起來，跟夢甜扭打成一團。大家正哈哈大笑看着兩隻笨拙地一起翻滾，猝不及防，爪子都還沒來得及收回，兩隻就倒下睡着了。

兩隻雙胞胎寶寶睡覺的樣子也是萌萌的，歪七倒八地睡着，可愛小臉趴在木頭上，睡得香極了。牠們睡覺的姿勢和方向一模一樣，像兩個「複製粘貼」的小飯團一般。遊客們看牠們睡覺可以看好一陣子，因為那個鬆弛呆萌的樣子實在讓人太解壓了。

趴在大熊貓「遊樂場」外面看大熊貓寶寶的不僅有小孩，更有許多成年人。小孩們可以圍着外欄走走看看許久都不肯離開，期待地等着大熊貓寶寶下一個翻山爬下的「雜技」。大人們也笑咪咪地看着眼前的小孩和不遠處的大熊貓寶寶，這是多麼喜悅又溫暖的生活片段。

暫時遠離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的壓力，柏林動物園大熊貓館是人們放鬆解壓的「勝地」。看着可愛呆萌的大熊貓寶寶，暫且把一切煩惱拋之腦後，盡情享受這美好幸福的親子時光。



飲饌短歌
徐成

中學時，我和母親常常沿着孝子坊，去到鹿胎山上散步。一年四季，我們都會踏上那熟悉的山間小徑，享受安靜的周末午後。甫一開春，山上的竹林裏鑽出了稚嫩的筍尖，此時的筍最是鮮嫩，家鄉人稱之為早筍，乃出自早竹。母親最愛吃筍，現在雖搬到了嶺南，但心裏還時時不忘筍。可惜深圳菜場上罕有鮮筍出售，即使有，也很難保證狀態。於是到了春頭，母親就特別想回老家，去採摘一把春筍。很久以前，家鄉的先人便知道，春筍雖美，卻難以一年四季皆品嘗到，於是發明了筍乾菜和筍乾。

每年春天，母親都要張羅着曬筍乾菜，筍乾菜雖保存得當久放不壞，但不小心就容易有陳味，時間久了煮出來的筍乾菜湯色紅味酸，不堪食用；我家人多，一般當年新曬的筍乾菜到年底也吃得差不多了，因此每年新曬筍乾菜是開春雷打不動的活動。曬筍乾菜的時間要視乎當年天氣，回暖快且穩時，早筍在

驚蟄前就已冒尖；若倒春寒來得猛烈，筍就要晚些才能收割，不過無論如何曬筍乾菜一定是在清明之前完成的。

筍乾菜三字的主體雖是筍乾，但無醃製過的雪裏蕪做陪襯，便難成「筍乾菜」，曬筍乾菜需用到上一年冬天醃製的雪裏蕪，雪裏蕪醃得好，才能曬出清香鮮美的筍乾菜。待早竹最脆嫩鮮美時，母親就忍不住要回鄉下拔筍，雖則農村的親戚們每年都會為我們準備早筍，但母親對拔筍一事樂此不疲。直到有一年，她拔完筍後在田埂上踏着運筍的三輪車往外婆家去，結果因為田埂不平整，三輪車滑落地畝，她不僅手腳摔破了皮還傷了腰，自此之後母親對拔筍就沒先前那麼熱衷了。外婆竹林裏的早筍不夠的話，我們便要來去市場購入鮮筍補足，因為普通人家曬個一籠筍乾菜就足夠，我們家卻要曬上好幾籠的才夠全家人一年食用。

曬筍乾菜之前先要清洗處理早筍，洗淨後去殼去筍苦頭，再改刀為成人食指長寬的粗絲。醃製好的雪菜切成與筍絲差不多長寬的小段後，與筍絲一起放入煮鍋中，加入足量清水烹煮。水滾之後就可聞到一股雪菜筍絲的清香，有時

候我會忍不住去夾一筷子嘗鮮，剛煮好的雪菜筍絲真是鮮美；母親看我嘴饞，常會往裏頭添上幾塊麻糍（年糕），待其糯軟就可拿出來吃了，麻糍吸了雪菜筍絲的鮮味，又香又糯又鮮，想到已讓人口舌生津。由於醃製雪菜時已有足量鹽分，因此煮筍乾菜時不需要額外添加鹽或醬油了。而且筍絲易熟，雪菜醃製過也易爛，切忌煮得過熟，不然曬出來的筍乾菜就不成型了。煮好後，全家人一起把筍乾菜放到竹篾團篩上平鋪開來，先讓熱氣散去，再放到太陽底下曬製。曬筍乾菜最怕陰雨，因此開工前還要看準天氣預報，不然下起雨來，筍乾菜也很難曬得好了。曬製期間，要時常去照看這些筍乾菜，時不時整理翻騰一下，令每部分都均勻曬到陽光，也要防止蟲蟻混入其中；有時候麻雀也會來啄食，每年的筍乾菜都要被鳥兒吃掉一些。待筍乾和雪菜都充分乾燥後即可裝入罐中密封保存，剛曬至好的筍乾菜呈深棕色；保存一段時間後會有返鹽現象，筍乾菜表面有細鹽粒析出，看上去像覆了一層薄霜似的。無論是燉肉、蒸五花肉、扣肉還是煮湯泡湯，筍乾菜都是極其美味的輔料。

春之味(二)

「素白凝光」

「素白凝光——德化白瓷藝術傳承展」日前在位於福州的福建省海峽民間藝術館開幕。展覽展出五位陶瓷藝術家的七十餘件作品，涵蓋了傳統佛像、現代雕塑、日用器皿等多種類型，從不同角度展現了德化白瓷的藝術魅力，展覽將持續至四月十五日。

中新社



市井萬象

世界很複雜，道理很簡單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國際新聞天天都有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僅「霸屏」，而且「霸頻」。日前在一所國際學校初中學生的講座上，我問同學們有沒有看過特朗普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唇槍舌劍的視頻？大約有一半人舉手。再問看過這個視頻之後有何感覺？有三名同學舉手回答：一個說特朗普欺凌澤連斯基；一個指在場的美國記者問澤連斯基為何沒有穿西裝，是不懷好意；另一個認為澤連斯基沒有向特朗普屈服。這是筆者在一個月內第二次與香港的中小學生交流，目的是想透過熱點話題，告訴他們新聞與傳聞的區別。

這班初中學生的反應，有兩點引起我關注。上述視頻在成年人圈子瘋傳，並且引發排山倒海的討論爭議，我以為這類屬於國際新聞、時事新聞的視頻，畢竟比較嚴肅，不是十幾歲的他們那杯茶，沒想到竟然有一半的人感興趣，此其一。

其次，三名主動舉手回答的學生，一致傾向支持或同情澤連斯基。視頻中的澤連斯基面對美國總統和副總統做出雙手交叉抱胸的動作，明顯地不符合外交禮儀，但與特朗普和萬斯以二對一咄咄逼人相比，處於弱勢，顯然學生們同情弱者。有電視台拍到，在現場目睹這一幕的烏克蘭駐美大使掩臉搖頭，覺得特朗普欺人太甚？

當然，從國際政治的角度，澤連斯基是否值得同情是另一回事。筆者的朋友圈有很多人評論這場白宮「駁火」，有的和上述三名同學一樣，不滿特朗普以強凌弱、同情澤連斯基，甚至覺得澤連斯基面對惡形惡相的特朗普和萬斯的夾攻，表現得像一條漢子，值得讚賞。但也有人，包括筆者在內認為，當自己的國家深陷戰火、生靈塗炭而有求於美國，身為烏克蘭總統的澤連斯基應該以大局為重，所謂大丈夫能屈能伸，沒有必要逞一時之勇，在記者鏡頭前

與出名好鬥爭強的特朗普「駁火」，惹美國人不高興。

同情澤連斯基的同學還不懂，國際政治並非善惡黑白那麼簡單。白宮「駁火」之後，澤連斯基多次公開感謝特朗普和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援支持，似乎是回應當日萬斯稱他不知感恩的指摘。過去澤連斯基曾經多次理直氣壯批評美國和其他北約國家對烏克蘭的支援力度不夠、武器交付太慢，聲稱烏克蘭是為美國和北約與俄羅斯打仗。現在他再也不提這類言論，只是強調，不管美國的支援有多少，對烏克蘭都非常重要。然後傳出消息指俄烏接受特朗普的調停，同意有條件局部停火，互不攻擊對方能源設施。正當世人以為澤連斯基已經被迫向特朗普俯首稱臣，突然傳出他想要反悔與美國達成稀土協議，惹來特朗普普聲色俱厲的警告。究竟澤連斯基在想什麼呢？

我很欣賞其中一名學生對白宮「駁

火」視頻的觀察力，他注意到美國記者問澤連斯基為何沒有穿西裝的問題。視頻中可見，該名站在特朗普座位後面的記者向澤連斯基發問之後，其他在場記者都在竊笑，因為這些同行都知道這不是提問而是指摘，是在偏幫特朗普。所以，可憐的澤連斯基在白宮面對的不僅是盛氣凌人的特朗普和萬斯，而且還有對他懷好意的白宮記者。

白宮罵戰視頻雖然只有短短幾分鐘，但內涵非常豐富，絕對可以作為特朗普2.0時代白宮處理國際關係的案例教材。國際政治是大學一門專業，當前世界格局國際關係更是錯綜複雜，但最基本的東西其實很簡單，上述初中學生一眼就看到特朗普霸凌，還有白宮記者角色的不中立，卻沒有看到所謂公平正義。一個小時的講座很快結束，我發現那些沒有舉手表示自己看過這個視頻的同學，都能夠安坐位子保持專注，看起來對這個話題也是感興趣。